

【朝花夕拾】

儿时的冰糕

文 马海霞

小时候冰糕三分钱一支，但一个夏天也吃不上几支，任凭串乡卖冰糕的吆喝声从村东传到村西，父母也似乎听不到。我跟在冰糕箱后面跑，汗水在脸上直淌，用手抓出一道泥印，直到卖冰糕的出了村，望不见了，才悻悻地走回家。

有时肚子里的馋虫闹腾得厉害，也会把隐藏在身体里的牛脾气放出来，“热死了，热死了！”“热就去冲一下凉，或喝点儿绿豆汤。”母亲怎不知我的心思，不过是装糊涂罢了。“热，还是热！”耳朵听到卖冰糕的吆喝声越来越近了，馋虫都快被热哭了。“正午太阳最毒，冰糕肯定卖得贵，等下午了，冰糕快化了，卖冰糕的就得便宜卖，到那时再给你买。”听到母亲这句话，我也不再喊

热，把耳朵竖起，生怕卖冰糕的吆喝声出了村。

夏天的天说变就变，一会儿便阴云密布，狂风四起，大雨就要来临。卖冰糕的扭着脖子高喊：“贱卖了，贱卖了，二分钱一支。”我牵一下母亲衣角，母亲意会，忙说：“再等等，一会儿他肯定还得贱卖。”果不其然，几分钟后，卖冰糕的就改了吆喝声，“贱卖了，贱卖了，冰糕一分钱一支了。”

我手里攥着一分钱，端着碗，飞奔着跑到冰糕箱前。雨天里的风很凉，我边吃冰糕边打哆嗦，可嘴角却带着笑，幸福就这样简单。

我长成了少年，懂得家庭的困苦和父母的不易，一分钱放在父母兜里也是沉甸甸的，父母每天在地

里劳作，汗水湿透了衣服，也不舍得买一支冰糕吃。我悄悄跟着父母去地里拔草，卖冰糕的吆喝声传进了耳朵，我假装没听到，母亲这会儿耳朵灵了，递给我三分钱，让我去买冰糕，我飞奔着跑出了玉米地，跑到村头买了一支冰糕使劲攥在手里，不敢拿着冰糕棍，生怕冰糕化了掉到地上就毁了。等我跑回自家玉米地，摊开手才发现冰糕已经化掉了三分之二，剩下的三分之一，我一拿也掉到了地上。母亲对我一顿骂：“你傻呀，冰糕攥在手里化得更快，你完完路上吃了就得了，还非得拿回来再吃，现在好了，一口也吃不着。”

我其实想把冰糕拿回来，和父母同吃的，没想到一路飞奔还是把冰糕攥化了。我心里的秘密，就这



样被自己破坏掉了。

我明白母亲为何那样生气，她不是心疼钱，而是心疼我没有吃到冰糕。而我一直没说出那个秘密，因

为怕母亲知道实情后，会自责，会难过。

一支化掉的冰糕，让少年的我瞬间长大了。

【随感录】

【岁月如歌】

我十岁左右的时候，祖父种了好几亩西瓜。有一次，我陪祖父看瓜，夜里睡在瓜地旁的简易棚里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一起摘瓜，然后推着板车去镇上卖。

镇上的瓜农很多，西瓜更多，整条街上碧绿一片。但客人是有限的，大家竭力吆喝着，只为多卖几个瓜。祖父看这阵势，皱起了眉头。我也替祖父担心，替这车瓜担心：竞争这么激烈，这么多瓜，我们啥时才能卖完啊？

没生意的时候，祖父和边上几个瓜农聊天。有个瓜农说某某跑关系一下子销了两千斤瓜，还有人说某某找到了报社，报纸一宣传，地里所有的瓜都卖出去了……大家听完，再看看自己的瓜，不约而同地叹息起来。没有人脉，销瓜的确是难。

祖父说：过两天下暴雨，这瓜就更不好卖了。

中午，我们将板车推到了一家饭馆门前，祖父跟饭馆老板商量，用两个西瓜换两碗炒饭，老板愉快地答应了。吃饭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好多人口渴想喝水，但热水喝起来不尽兴，那个年代饮料又不便宜。祖父的嘴角微微一扬，好像有了什么主意。

不出所料，一天下来也没卖多少瓜。傍晚回家，路上一点风都没有，很是燥热。爷爷用拳头砸开一个瓜，我俩一下子便啃了个干净。我说：真闷，要是风就好了。祖父却说：没有风，你就跑呀，跑起来就有风了。我似懂非懂，但还是跑了起来，我越跑越快，风真的出现了。祖父开心地笑了，那一刻，天边的彩霞异常绚丽。

过了不久，祖父向人借了台榨汁机，然后将镇上所有的饭店跑了个遍，他跟饭店老板们合作，让饭店代卖西瓜汁，收益饭店和祖父三七开。这么一来，祖父地里的瓜很快就销完了，而且利润比卖整瓜还高。后来关系熟了，有人想从祖父这批发西瓜，祖父便积极向其推荐其他瓜农的瓜。

祖父后来跟我说：瓜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没人帮忙，你就得靠自己的头脑和努力打开一条销路。如果一直原地不动，不知变通，你的瓜永远都卖不好。

是啊，没有风，你就跑，拼命跑，跑起来，风自然也就来了。

没有风，你就跑

文 吴辰



那年的录取通知书

文 赵自力

我是1993年夏天参加中考的，考完后就帮父母做农活。

尽管在家里，心却还在学校，总盼着成绩早点出来。有次到老师那里坐坐，老师说分数出来就划线，分为重点高中、中专和普通高中三个档。老师问我想读什么学校，我有点拿不定主意，因为当时毕竟大小，心想等成绩出来再说。

半个月后，中考成绩终于出来了，我的成绩恰好在中专线内。考上了中专，意味着毕业后就可以分配工作。我跟父亲商量后，一致同意报师范学校。我想像老师们那样，在三尺讲台上教书育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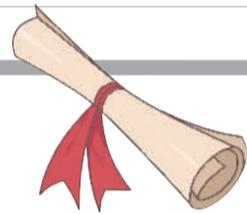
分数出来了，志愿也填了，

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。父亲开始为我筹措学费了，我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。我常常戴着草帽，学着父母的样子去给花生拔草；一头黄牛被我承包了，天天牵着它去吃青草；我还捕鳝鱼，拿到镇上去卖。做这些事时，仍旧有点心不在焉，总感觉不踏实，担心万一没有录取怎么办。父亲则乐观得多，他总是劝我说：“放心，通知书会来的，你把心放肚子里就是了。”我一直不明白，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父亲，从哪儿来的自信。但说实话，父亲的劝慰确实减少了我的许多焦虑。

那时没网络没手机，录取通知书全靠邮政所寄送。我和

伙伴们常坐在村口玩，边玩边留意是否有邮递员来。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失望后，终于在八月底的一天，邮递员骑着绿色自行车来了，那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响得格外欢快。“赵自力，有你的录取通知书。”邮递员一声喊，把伙伴们都喊懵了。我心领神会，一路小跑去拿，风呼呼地从耳旁吹过，炎热的夏天立马变得凉爽无比。

我紧紧地拿着信件，匆匆看了一眼就跑回家。手指摩挲着那厚厚的牛皮纸信封，仔细端详着那信封上的字迹，舍不得马上拆开。父亲一直微笑着看着我，我把信封递给父亲，想让他跟我一起分享喜悦。



父亲把信封拆开了，先是把录取通知书逐字逐句地念了一遍，再看入学须知等资料，他的手竟然有点微微发抖。“好好好，俺家小子有出息，考上了好学校，以后就由国家发工资了。”父亲高兴地说着，他显然比我还激动。他说看着我即将跳出“农门”，心里着实高兴。

那晚，我家来了好多乡亲们，他们纷纷说着恭喜和祝福的话。那张录取通知书，也被他们一一看过，满脸都是喜悦之情。

时至今日，当年的录取通知书，尽管已经发黄，却一直被我保存着，那是一段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【一缕乡愁】

听取蛙声一片

文 刘思来

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凉爽的夏夜，稻花飘香，阵阵蛙声中洋溢着丰收的喜悦，日子便有了盼头。黄梅时节家家雨，青草池塘处处蛙，久候友人未至，此时的蛙声，夹杂着一股怅然若失的惆怅。蛙声，总会让我忆起童年在乡下快乐时光。

小时候，我在外婆家那边上学。外婆家屋后有一条小溪，小溪水流平缓，两旁长满了水草。夏天的时候，溪流成了我们的乐园。在溪流两旁的水草里，螃蟹、小虾、蜻蜓的幼虫等数不胜数。在水平宽阔的水草下，总能看见一堆堆圆形的蛙卵。调皮的我们刚把蛙卵弄到一旁的土路上，大婆就出现了。一向温和的外婆急了：“我说你们什么好呢，一颗蛙卵就是一条生命，赶快弄到水里去，玩乐也不能拿生命开玩笑。”外婆心地善良，对生命充满了敬畏，不说青蛙，就连螃蟹、小虾，外婆从来不准我们弄死，更不说送上餐桌。

我们捕捉玩耍后，外婆也要我们放回溪水中。

夜幕降临，人类结束了繁忙的一天，一切生命活动似乎都停了下来。青蛙似乎刚开始它新的一天，从夜幕中爬起来，慵懒地伸个懒腰，呱呱咕咕，一声声，一阵阵，连绵到天明。外婆坐在院子里，将棕榈叶子撕成一丝丝的细条，以此驱赶蚊子。我拿着外婆的蒲扇轻轻摇晃，获取丝丝凉意。偶尔没了蛙声夏夜，反而感觉缺了点什么。

青蛙叫，大雨到。外婆说，蛙声是一种预兆，青蛙叫得厉害，预示着要下大雨了。按照农村的说法，每当暴雨来临之前，空气的湿度大，青蛙能通过打湿的皮肤获得更多的氧气，所以非常活跃，叫声也非常欢快响亮。我至今也不知道青蛙叫要下雨是否有科学依据，但外婆善于

观察和思考，再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，她对此是非常笃定的。夏夜蛙鸣阵阵，夏季确实也是故乡雨水最多的季节。特别是比寻常燥热的夏夜，青蛙总会叫得异常响亮，而这种情况多会下暴雨。

长大后，随着知识储备量增加，才知道外婆的做法自有她的道理。据说，一只青蛙一天可以捕食70只左右的害虫，一年可以消灭15000只害虫。外婆家屋后那一条小溪里的青蛙，一年不知为村子做了多少贡献。儿时的我调皮捣蛋，用外婆的话来说，我整个童年的贡献还不如一只青蛙的贡献呢。蛙声就像永远停不下来的钟摆，伴随着整个夏夜。在呱呱咕咕声中，外婆老了，村子变样了，我长大成年了，唯有蛙声未曾改变，唯有小溪永远年轻，唯有外婆对生命的敬畏永远刻在了我心里。

听一片蛙声，忆一世乡愁。时光易逝，真情和生命定格在原地。

彩虹下

亲爱的读者，你知道虹桥镇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？昔时相传，蒲汇塘上的跨塘桥上，每逢夏季雨后，多可见西天彩虹，因为有“虹桥”之称，虹桥镇随之得名。《虹桥镇社区晨报》副刊“彩虹下”欢迎您的投稿。文字、摄影、绘画、书法作品，不分年代，不论形式。我们在这里记录你的创作，展现你的风采。

注意：投稿作品请注明作者、联系方式以及所在的居民区。

投稿邮箱：

jin_hongqiao@163.com

来信请寄：闵行区吴中路1136号608室(信息办公室)收

欢迎
来稿

